

前情提要：

笔者有一个哥们，关系不远不近。

上个月，他因为一件事情非常的郁闷！

什么事情呢？原来是他跟他的对象分手了。

据他及他周围的朋友说，他们是同城网恋，确立关系只有十天，就散了。

总得算来，俩人不过逛过几回街，看过几次电影，吃过几次饭。虽然都是我这个哥们埋单，但是总的花费不过 **1800！**

分手后，我的哥们成天烂醉如泥。

但女方似乎对他并没多深的感情，没有发来一句问候，并在拉黑我哥们的第四天，另觅佳偶。

在这位哥们周围的朋友看来，这种女人可有可无，丢了就丢了，说到底不过损失 **1800！**

然而，我这位哥们并不这么看。因为他对这个女人倾注了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。

哥们儿时常幻想跟她结婚以后相濡以沫、相爱相敬的场景，于是哥们儿认为他丢了一个妻子；

哥们儿时常幻想他跟对象携手同游、倾诉失意、侃侃笑谈的场景，于是哥们儿认为他丢了一个知己；

哥们儿时常幻想对象跟自己嘘寒问暖、守望相助，于是哥们儿认为他丢了一个挚友；

哥们儿时常幻想对象对自己百依百顺、唯命是从、任劳任怨、不离不弃，可现实却打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，于是哥们儿认为他丢掉了尊严；

哥们儿时常幻想对象跟自己卿卿我我、鱼水之欢，于是哥们儿认为他丢了一个性伴侣……

他觉得自己同时失去了五样东西，怎么能不难受？！

但是，如果完完全全剔除他自己的意淫，他只是丢了不到两千块钱而已！

普通人之所以痛苦，在于剔除不了自己的意淫！自己强行给予自己附加伤害！

当然，我说的不仅是在感情方面。在事业方面也一样，心理脆弱的人一旦遭受打击，他自己给自己的折磨往往超过敌人的打击！

垓下之围，项羽未必有彭城兵败后的刘邦危险困窘，可是他却不能向敌人学习，留身以待，终至自刎乌江。

官渡之战，袁绍不过丧失主力，燕赵之基业犹在，他就盲目的认为自己完了，从此一病不起。

史家魏元忠评价说：“假有项籍之气，袁绍之基，而皆泯智任情，终以破灭，何况复出其下哉。”

“泯智任情”，这四个字批评的特别好！

那么，我们面对强大的打击，如何剔除意淫和附加伤害呢？唯有修习鬼谷子的《**实意法腾蛇**》！

【导读】

人有三业：身、口、意。“意业”为三业之本，指思量所造成之业。

《净住子净行法门·涤除三业门》篇有云：“次忏意业，意为身、口之本，罪福之门。”李洪云先生在为本篇破题时也说：“意有真妄，蛇能屈伸，故实意者法螭蛇也。”可见“实意”一章的重要性。

简明扼要的说，“实意”就是指将“真意”存贮于心（即《性命主旨》中所言“心中无物”、“念头不起”），将“妄意”（自己凭空构想之意）排出脑外，这样才能在游说时判察对方的真实目的。如若不然，杂念丛生，到头来只能是“以我观物，则万物皆着我之颜色”，那么敌人的“所思所想”就有可能完全是自己的主观臆断。

【正文】

实意法螭蛇【1】。实意者，气之虑也。心欲安静，虑欲深远。心安静则神策生，虑深远则计谋成。神策生则志不可乱，计谋成则功不可间【2】。意虑定则心遂安，心遂安则所行不错，神自得矣，神得则凝【3】。

识气寄，奸邪得而倚之，诈谋得而惑之，言无由心矣【4】。故信心术、守真一而不化，待人意虑之交会，听之候之也。

计谋者，存亡之枢机。虑不会，则听不审矣；候之不得，计谋失矣。则意无所信，虚而无实。

无为而求。安静五脏，和通六腑，精神、魂魄固守不动，乃能内视、反听、定志，思之太虚，待神往来。

以观天地开辟，知万物所造化，见阴阳之终始，原人事之政理。不出户而知天下，不窥牖而见天道。不见而命，不行而至【5】。——是谓“道知”。以通神明，应于无方，而神宿矣。

【注释】

【1】笔者注曰：“郭璞释《尔雅》云‘螭蛇者，龙类也，能兴云雾而游其中，故无不达，而人莫知其所在’，此言修阴符者当得静定，不视、不听、不言、不闻、不动，而五脏之精气生剋制化，朝归黄庭，则虑无不至，及其发也，众生莫知。”

【2】高金体注曰：“意虑虚则神来，神来者实，实则神气常明，如日居午，如月在空，物不得而蔽之。”

【3】俞樾引韩非子曰：“积德而后神静，神静而后和多，和多而后计得。”

【4】笔者注曰：“寄，谓之客寄。言修阴符者用功非真，学步邯郸，信小术以为道，则神来而复去，但客寄耳。故奸邪得而倚之，诈谋得而惑之。如此则言皆虚浮，无复从心也。”

【5】笔者注曰：“《韩非子》云‘空窍者，神明之户牖也。耳目竭于声色，精神竭于外貌，故中无主。中无主，则祸福虽如丘山，无从识之。故曰不出于户，可以知天下，不窥于牖，可以知天道。此言神明之不离其实也。’嗟夫！智周乎远，则所遗在近，是以圣人无常行也。能并智，故曰不行而知；能并视，故曰不见而明。随时以举事，因资而立功。因万物之能而获利其上，故曰不为而成。”

【译文】

要使思想充实，必须效法无处不在的螭蛇。坚定意志，就是要在调养五气和锻炼思维上下功夫。心情要安详宁静，思虑要周到深远。

只有心情安详宁静，精神才能爽朗充沛；只有思虑周密深远，计谋

才能应若弦发。精神爽朗充沛，心绪就不会左右摇摆、纷扰紊乱；计谋应若弦发，功业便持盈保泰、不可抹杀。意志思虑既定，内心就顺遂平安；内心顺遂平安，行为就不至于颠三倒四。长此以往，就可以培养出奔腾澎湃的精纯元气（《云笈七签》曰：“致令六腑神气衰，百骸九窍不灵圣。”郭象又曰：“夫德充于内则神满于外。”此言养德可以致神气），精纯元气灌注五脏，做起任何事情来都会全神贯注。

反之，若智识和心气客寄体外而不能在心中扎根，奸邪之气就会充塞胸中，“六贼”也会趁势暗放冷箭，妄加侵扰（楞严经曰：“色尘、声尘、香尘、味尘、触尘、法尘能以眼、耳等六根为媒介，劫掠‘法财’，损害善性，故称六贼。”），使我们身不由己，言不由衷，谋算皆不如意。所以，我们要经常治心养性（作者按：“苏子曰‘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，然后可以制利害’”），坚守道家所提出的“无为”、“自然”之法而不轻易改变，（如此则心明澄澈，犹若净泉）充实本我，涤濯伪情，息止惑障（治昏沉暗塞障、恶念思惟障、境界逼迫障等多种障）意志和思虑才能有所交会、保持一致，听到的情况便客观详尽，看到的東西才真实可信。

计谋的好坏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，（必须等到意志和思虑有所交会、保持一致的时候才能制定）。如果为心魔所蔽，意志和思虑不

能“法出一门”，听到的情况便不周详；看到的事与物也会失去本来面目，（这个时候如果依据所观所察去设定计谋）就会发生失误。这就是说，实意之法倘若得不到贯彻实施，那么我们的所感所闻就都有可能都是海市蜃楼、镜花水月。

充实意念，必须从锤炼心术开始。要以静泊无为之法来立身行道，使五脏之气安闲自得，让六腑之气和顺通达，令精、神、魂、魄诸气各安其所，才能做到内视脏腑，反听体音，使“志、意、思、虑”犹若山峙渊渟。长此以往，穷理体德，坐忘遗照，化炼内息，神妙的灵感就会往来于心间，并逐渐演变成出人意料的智意和悟性。（张随法言化炼内息曰：“燮理阴阳守巨厥，意念相随趋元海。通督有碍复勿助，百会蓄力衍生机。”）

而后，便能领会天地开辟之理，洞悉世间万物造化之功，明见阴阳二气的变化终始，明察圣贤御世的治理机要，这样一来，不出门户，就能够推知各路诸侯的兴衰成败；不望窗外，就可以认识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。不现身于市井之间、庙堂之畔，也能让三教九流听从调遣；不亲自参与具体琐事也能让事业有条不紊的发展，这就叫作达到了“实意”之道的最高境界。经常按照本篇的要则以锻炼自己的精神和志气，可以应付万变之机、危难之局，即使处境困厄也可以常出奇计。

【案例分析】

充实头脑，锤炼心境

历代文人墨客在为“实意”一章破题之时，总爱援引儒家之言，说“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”，然后将“实意”二字简单的与“诚意”划等号，解释为“诚恳的心意”（亦即使其意念发于精诚，笃守仁信之道，不矫饰欺人）。

这不得不说是怠惰因循、不愿深入思考的做法。我们知道，鬼谷子生在“得士则生，失士则崩”的春秋战国，在那个争战时代，“弑君三十六，亡国五十二，诸侯奔走，不得保其社稷者，不可胜数”。圣人说：“治世守德信，乱世从权宜”。宋襄公就是因为不通权变，在决机于两阵之间时还死抱着儒者那套不放，才身死人手、为天下笑。试问堪称事功学派鼻祖的王诤，怎么可能不鉴察往事，还一味的提倡“尾生”旧风呢？

《史记》有载，其文略曰：“纵横家者流，盖出于行人之官。圣人曰‘诵诗三百，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，虽多亦奚以为？’又曰‘使乎！使乎！’言其当权事制宜，受命而不受辞，此其所长也。”

由是可见，纵横家的立身之道，就在于“敌以信，我以诚；敌以诈，我以谲”，一切都是相时而动，绝不拘泥于儒家所谓的“诚意”。

本篇当中的“实意”，更多程度上讲的是“充实头脑，锤炼心境”，讲得是自身的修业，并非对外的交际原则。（关于对外交际所应固守的原则，鬼谷子在“纵横十四篇”中着意表述，此处略而不提）

中国的纵横之学与近来迅速兴起的成功学不一样，它高度强调“身与心”、“道与术”、“内圣与外王”的无间配合。一个人如果不能时时调动三魂七魄固守心境，以致外邪入侵，他就不能有效的感知周遭环境，不能有效的感知周遭环境，就无法筹谋定计。（《云笈七签》云人有三魂七魄，所谓三魂者：一曰爽灵，二曰胎元，三曰幽精；所谓七魄者：一曰尸狗，二曰伏矢，三曰雀阴，四曰吞贼，五曰非毒，六曰除秽，七曰臭肺。）

那么如何避免为外邪所惑？先贤的办法是八个字“期于大成，持心有道”。就是给自己订立一个宏远的目标，并时刻以此自激，迫使自己的精神暂时进入一种无欲、无得失、无功利的平静的状态，这样外界事物的一切属性就会展露无遗，无所藏蔽，进而成为自己谋取事功的重要依据。

我们看看明代画家李日华在《紫桃轩杂缀》中怎么说：“乃知点墨落笔，大非细事，必须胸中廓无一物，然后烟云秀色，与天地生生之气，自然凑泊，笔下幻出奇诡。若是营营世念，澡雪未尽，既日对上壑，日摹妙迹，到头只与髹采垢壤之土争巧拙于毫厘也。”主体在进行艺术创作时要进入到虚静状态，这时“烟云秀色”、“天地生生之气”等现实中的种种生动形象，便自动涌入心间，笔下才能幻出“奇诡”妙境。总之，主体只有达到“虚静”的境界，才能深入了解万物内在精神美，才对画理有深刻的体悟。

画理如此，纵横之术亦然！如果才辩之士不能在外交的过程中摒弃种种杂念，轻则所谋不成，重则万劫不复。

《韩非子一解老》一篇当中对有为之士不能固守心境，最终行差踏错的事情痛心疾首：“人有欲，则计会乱；计会乱，而有欲甚；有欲甚，则邪心胜；邪心胜，则事经绝；事经绝，则祸难生。由是观之，祸难生于邪心，邪心诱于可欲。可欲之类，进则教良民为奸，退则令善人有祸。奸起，则上侵弱君；祸至，则民人多伤。然则可欲之类，上侵弱君而下伤人民。夫上侵弱君而下伤人民者，大罪也。故曰‘祸莫大于可欲’。”

单纯的说教显得呆板而苍白，故在此处，我们再列举商业生活中的一个例子。

菲奈斯是一位法籍华裔，也是里昂市索恩河畔丰坦镇的纺织业巨头，还不到四十岁便坐拥九亿美金的资产。在面对 Standard Treasury 网站采访时，记者曾经抛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，就是问他出道以来碰到过的最难缠的对手是谁！

当时，菲奈斯的众多拥趸认为他一定会说出 Hiltrude 的名字，因为 Hiltrude 在法国纺织业跟他龙争虎斗了十五年，并且由于 Hiltrude 的精心设计，菲奈斯甚至一度锒铛入狱、妻离子散。

殊料菲奈斯对此人只字未提，只是淡然一笑，回答说，一直以来，有七位夙敌对我穷追猛打、如影随形。（更新微信：dedao2006）

第一位叫作“无喜”，此人来时，令我嗔怨骤起，杀心炽烈，难以平静。每每思及‘月灯三昧’，才能加以慑服。

第二位叫作“幻惑”，此人来时，令我不辨是非，杂念纷沓，胡思乱想。每每思及‘楞严三昧’，才能加以慑服。

第三位叫作“妄念”，此人来时，令我骄傲自大，极度膨胀，神魂颠倒。每每思及‘梵摩渝经’，才能加以慑服。

第四位叫作“执缚”，此人来时，令我偏激狭隘，急功近利，不择手段。每每思及‘内彻拾虫’，才能加以慑服。

第五位叫作“可意”，此人来时，令我贪得无厌，专行劫剥，广求财物。每每思及‘慧安自足’，才能加以慑服。

第六位叫作‘险伪’，此人来时，令我追求虚荣，刚愎自用，闭目塞听。每每思及‘勤修多闻’，才能加以慑服。

第七位叫作‘断修’，此人来时，令我万念俱灰，精神沮丧，昏昏欲睡。每每思及‘遍见无碍’，才能加以慑服。

观之至此，我们不难发现，菲奈斯所说的“夙敌”，实际上就是自己的“心魔”。

自佛学远播以来，越来越多的法国人开始钻研《四禅八定》，追求内心的安详。菲奈斯就是一个代表。

《实意》一篇实际上和《四禅八定》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同为明心见性，消除“五十阴魔”，只不过修习的法门偏于道家一路。

《解老篇》曰：“知治人者，其思虑静；知事天者，其孔窍虚。思虑静，故智不去；孔窍虚，则和气日入。和多而后计得，计得而后能御万物，能御万物则战易胜敌，战易胜敌而论必盖世，论必盖世，故曰‘无不克’。”诚哉斯言！

时下，随着国学热的升温，越来越多的民间学者开始为《鬼谷子》作注，但为了抓人眼球，顾及市场化的需求，他们往往对《阴符经七术》弃如敝履，而后断章取义的对《捭阖十四技》大书特书。这是极为有害的，会导致阅读者“浸淫权谋，罔顾心术”，最终玩火自焚。

有志于学习纵横之术，并且期于大成的，必须先从“盛神”、“养志”、“实意”篇修炼，有了一定成效之后，才可以循序渐进的探究“分威”、“散势”、“转圆”、“损兑”四章中的要谛。当我们已经对《阴符经七术》务于精熟，并且能够身体力行、朝夕不辍之时，才可以阅读《鬼谷子》一书中的沟通技巧。